

駐華美軍暴行錄

目次

- 奇詭花旗將軍 一
美軍不應佔領中國 三
揭穿狼的新藉口 六
駐華美軍暴行錄 九
紅毛強盜的血債 一二
最近美軍暴行拾零 一五

寄語花旗將軍

漠野

十一 關於駐華美軍的種種——

「在禮堂正面右角的玻璃窗下，有着一個動人的鏡頭，主席夫人與馬曉夫人，圍繞着『國歌』，馬師以標準化的姿態，兩手扶着兩位夫人的雙頸背在談天，這一角的笑容，連續不斷，形成了這大歡樂中的最高音階。」（五月十日北平《民新報》「五五茶會記盛」）

這位記者先生可謂遠算能手，寥寥數行，不僅撲捉出了「遠都典禮」的「盛況」，而且把「中美兩大盟邦」的「親暱之態」，也描畫的「恰到好處」。然而，「更動人的鏡頭」，却還不只這二幅。

「上海每一條街追上，都可以看見黃呢黑呢或皮毛的盟友，和盟友一輛接一輛的吉普車，這些車骨頭起來橫衝直撞，常常有被撞或撞死人的新聞。」（濟南「華北新聞報」三三二一期）

「每到黃昏以後，上海市各娛樂場、酒場、電影院裡的如廬天堂，盟友嘻嘻哈哈地進去，醉裏尋她出來，東兜西撞，遇見男人便以拳頭，如遇女子先以抹嘴，總以強上弓式的接吻……」（同上）

「據調查自去年十月美軍退回至本年一月十日期間，美軍在滬除吉普車傷人外，共犯案九十四件，其中傷害案為卅六件，搶奪案二十一件，毀損案十二件。」（上海《前線日報特訊》）

我應當珍惜我底紙筆，不再多妙引了上述幾句看來是「更動人的鏡頭」，以免引起公憤，而不顧體奴隸的親愛讀者呵，想必你們亦有同感吧！

中國抗戰勝利以後，大和子孫血染疆場，似乎已略經濟赦；但遠渡重洋的花旗武士們，却隨着日本

之投降而「不可一世」而成爲「天之驕子」了。在上海、平、津幾個大的都市裡，他們駕着吉普車，橫衝直撞，市民們被撞傷或撞死者，日有聽聞，知道名字的有著名作家夏衍與戈寶楨，不知道名字的，還不知道有多少！車上的彈夾，車下的血肉、兜頭、傷害、搶奪、毀損……層出不窮的出現在這抗戰勝利後的年月裏，在這「四大強國」之一的中國領土上，真令人不禁有啼笑皆非之感！

也許是爲了「緩和輿論」，或者是「收買民心」吧，最近「天津美軍當局規定，華人因美軍肇禍致死的，一律賠償十萬元，騙子致死的，賠償十三萬五千元。」（四月十六日《華爾街日報》）。真是有錢公子哥兒底氣派！「殺人抵命，欠債還錢」，這是中國社會所奉行的一條法律原則。古今中外，我想大抵也是如此。然則，爲什麼「華人因美軍肇禍致死的」，就可以無論是什麼「禍」，又是怎樣「肇」的，「一律」賠償十萬元而了事呢？未免太便宜了吧？如果是這樣，那末，中國人也不妨「肇禍」一次，「致死」馬歇爾、齊灑（即吉倫）反正「一律賠償十萬元」，就可了事大吉。

一頭毛驥「致死」賠償十三萬五千元，而一個「華人」「致死」，却要來一個七五折。天津美軍當局想必也是人，我且問問他們：在新大陸上，「豈可人而不如驥乎？」

無怪乎美聯社記者慨乎言之地說道：「華北美軍發覺，在這個多產的國家裏，人命是非常便宜的。」（同上）是的，中國是「多產的國家」，人口有四萬萬五千萬，在八年的民族解放戰爭中，也不知道犧牲了多少生命，但他們的生命是爲了換取民族的自由與解放！除此以外，他們底生命應當是無價的！

吉普肇禍、「傷害」「搶奪」等等，那些還是比較小而言之的事證，更重大的，是「美蔣雙方商討合作屠殺中國人民的形勢，深堪注意！」馬歇爾一面好像在努力呼籲東北與中國和平，同時，用美國武器裝備的國民黨軍却源源不斷地由美艦運往東北，幫兇蔣介石擴大內戰。

試問：這樣的辦法，是否違背了故羅斯福總統之「免於恐怖的自由」的原則呢？這樣的辦法與謀殺、屠戮又有什麼兩樣呢？赫爾利的名字，在中美兩國人民底記憶裡，永遠留下了一個卑污無恥

的印象！

在去年莫斯科三外長會議的公報中，曾規定蘇軍與美軍在最短期間撤離中國，現蘇軍已如約自東北完全撤退了，而留華美軍却仍然原封未動。彷彿打算藉蔣介石把內戰打完以後，子孫萬代千秋的鑄下去。

曾與我們共同為反法西斯侵略而戰的美國盟友啊，你們是華盛頓、林肯的子孫，你們底紐約有二座自由女神。在美國孩子中流行著一種遊戲的「作弄警察」，由一個孩子裝作警察，其他的人就千方百計的取笑他，給他虧吃，盡惡作劇的醜事。據說這種遊戲意味着他們對於特權和干涉的厭惡。那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如果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民，憤怒起來對你們「作弄警察」，那就可就是遊戲了。

一九四六年七月。

美軍不應佔領中國

曾彥修

最近美國當局對於美軍駐華任務，有幾次質質的聲明，也即對於毛澤東同志和宋慶齡先生月來代表全國人民要求美國停止一切軍事援助撤退美國在華一切駐軍聲明的正式回答。對於前者，據中央社華盛頓六月二十五日的專電說：「美國務院發言人重申在華美軍之駐紮，係應中國政府之請求，用以遣送在華日軍者。美軍在華之唯一目的即在此。」對於後者，據美新聞處華盛頓七月二十三日電，國務院發言人當日評論宋慶齡先生日前的聲明時稱：「美軍駐華的目的，也僅僅限于協助中國完成其領土上日軍之撤退。」如眾所週知，杜魯門氏在其去年十二月對華政策聲明與美蘇英三外長會議協議上，也曾作過同樣性質的聲明。在三外長協議上美方聲稱：「美軍的重要任務是執行日本投降條件。」

即是解除日軍武裝與撤退日軍的責任。這些任務一旦完結時，或在中國政府沒有美軍援助能夠執行這些任務時，美軍即撤離中國領土。但是過去的十四月以來，在華美軍的行為就是一直與這些聲明不符與違背的。因為：第一，華中華南兩國集中有更多的日俘，但並未有一個作戰美軍登陸。其集中在華北港口遣送的日俘（日僑也在內），據本月八月十五日美軍總部在上海最後宣佈的也只有五十五萬人。而駐華北美軍則有五萬三千，到現在已經遣送了十個月，每人每月平均只遣送了一個日本人。這不是天大的笑話嗎？第二，遣餉工作，據美方宣佈，早已移交國民黨政府和日人方面自行辦理。今年七月十九日，美駐華陸戰隊參謀長華納將已公開宣佈「美陸戰隊已將日軍遣返本國之事項移交中國政府辦理」。二月九日，美國當局又在上海宣佈：自二月底起，「所有遣送日人返國之船隻，一律改由日人自行駕駛」。船舶也絕大部份是日本船，美方只有「坦克登陸輪船參加進行同樣工作」。這簡單的幾點，已經足夠說明美軍駐華的事實真象了。

不管美方當局把遣餉工作如何推延，據合衆社上海十五日電：「美軍宣佈自中國本部遣送日人返國工作已完成，其中包括二百二十萬日本人……皆已遣送歸國。」因此，現在的情況已發生根本的變化了，雖然美方對於留下又又萬餘日俘從事內戰一字未提，現在美軍駐華的一切藉口，已最後失去了。如果美軍再不立即從中國撤退，中國人民將有充分理由不把這種軍隊叫做盟軍，而只能叫做和麥克阿瑟在東京一樣的佔領軍了。如果這樣說是錯的，那麼美國當局就必須聲明上屬美方屢次莊嚴的聲明全部不作數，或者把日軍再從日本運到中國來。事實是：美國對日本的佔領是在一天大的放鬆上，而對中國的不被稱為佔領的佔領，則是一天天的加緊了！美國派駐日本的佔領軍，只有二十萬，麥克阿瑟已聲明還要減少五萬，就只剩十五萬。而在中國的不叫做佔領軍的佔領軍又是多少呢？單在華北的海軍陸戰隊，就有五萬三千餘人，據六律英文報七月一日美聯社消息，則有九萬名（還有兩個龐大的艦隊、龐大的空軍、龐大的美軍總部、龐大的美國軍事顧問團……等等）。把這些加在一起，究竟龐比十五萬多還是少？就只有美國當局自己知道。再從他們的行動上看，兩軍也不是沒有相同的

國。例如：美軍在東京阻止群衆示威，武裝保衛日皇和首相官邸，不准人民前去謝賴，聲稱保衛「秩序」等等；在中國美軍不是也同樣的佔領中國的港口要塞、鐵道、機場，對中國城市（如青島）的「治安」感覺興趣？姦淫脫下砲衣，對準中國人民的胸膛，演習機動攻擊戰等。一直到醞成七月二十九日的冀東安平鎮事件，美軍數十人向我擋於武裝進攻，在日本「保衛秩序」，在中國「維持治安」。除此以外，其他的區別在那裡？現在的情形是：美國已不但把中國降到它的殖民地的地位了，而且也已把中國降到只有十萬人口的沒有國防的冰島的地位了，因為在這兩個地方，美國加出一塊地公開違約繼續駐軍，如出一轍地蔑視這個國家的主權。

本來，在日本投降之前，我們從沒有反對過美軍在華登陸，而且十分歡迎這種登陸，與中國軍民並肩驅逐日寇。那時中國人民望眼欲穿，結果，美軍却一個也沒有登陸。等到日本投降了一個多月以後，美軍反以勝利者的姿態，大撒着臉中國，藉口「遣得」在中國駐了十個月，現在遣得已經完成，美軍即使再在中國駐軍一分鐘的理由也失去了。美國當局如果還願意維持一點外交信譽，如果還願保持一點與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民的友誼，就應當實踐這個諾言，立即撤退一切在華美軍。

我們願意正告美國當局，故鄉斯福說爲美國所建立起的國際社會，現在是已經一落千丈了。今年五月二十日合衆社報導當天紐約若干報紙的社論說：「我國（美國）是今天世界上最富的、吃得最好的、人家最不喜歡的國家。」像美國當局現在在華的行爲，中國人民實在無法「喜歡」。如果中國人民「喜歡」了美國當局現在在華的行爲，他們老早便「喜歡」了日本侵略者在華的行爲，用不着挑戰了。這一點，美國當局中頭腦清醒的人，是應當深深了解並反映到它的對華政策中去的。

最後，讓我們向全中國和全美國人民高呼：我們不是東洋鬼！我們不是冰島！美軍不應當佔領中國！

揭穿狼的新藉口

曾彥修

安平事件後及本月三日美國駐華艦隊總司令柯克上將兩度發表極端荒謬的聲明，提出了美軍在華的兩個新「任務」，即所謂「促進中國和平與安定」及「協助中國建立海軍」。

盡人皆知，美國當局自知在日寇投降的一個半月以後，美軍在中國大量登陸之非理，於是十個月來便死咬住美軍在華的唯一「任務」只在幫助中國遣送日俘送完即走的一點不放，當此美方當局又橫生枝節，希圖將美軍長駐中國之際，我們來清查一下美國過去十個月來關於這方面的諾言不是沒有意義的，在美軍登陸三週後，十月二十三日駐華美軍代理總司令斯特拉特梅耶第一次在上海宣佈「在華美軍如能解除中國所有日軍的武裝，他們將於十二月十五日（一九四五年）全部撤離。」十月三十一日貝納斯在華盛頓記者會上又說：美國海軍陸戰隊派駐中國乃為履行美軍所負協助蔣委員長接受日本投降及解除日軍武裝之義務，十一月十日，駐華美軍總司令魏特梅耶在夏威夷宣稱：「在華美軍使命是幫助中國還送四百萬（？）日人——其中在中國戰場日軍二百萬——回國……」那時在華美軍的主力便可以撤退。十一月七日，貝納斯招待記者會上又稱：「美陸戰隊之開赴華北乃是為了幫助蔣委員長實行受降與僱員日軍之責任。」同時魏特梅耶在北平招待記者，作同樣聲明：美國軍隊有二明確之任務即「協助中國還送四百萬（？）日軍之集中，解除武裝及遣送歸國」，一俟任務完竣後，即將離去。十一月八日，魏氏在上海又稱：「美軍除解除日寇武裝所需之時間外，決不留於華北」。次日魏氏又在重慶作同樣聲明。十一月十五日，美陸長柏德遜聲明說：與美國有關之目前中國軍事問題乃完成日軍之投降械與撤離中國戰區。十一月十九日，美海軍部次長海長代表木茲在青島觀察美艦後，「他聲明在華美軍主要是解除日軍武裝，監督遣送日軍返國」。十一月二十一、二十二兩日，

貝納斯在華盛頓述稱：「海軍陸戰隊將駐留中國，直到將日本軍民遣送回國完畢為止。」十二月二十一日，杜魯門總統在華府稱：「美國海軍陸戰隊將仍留中國，直到日本投降條款之實現為止。」十二月二十三日，貝納斯在美國參院回答赫爾利攻擊國務院時稱：「我曾經為明白地宣佈過，我國軍隊留在中國之唯一任務，即遵照盟國最高統帥的命令幫助日本軍隊之投降於國民政府軍隊。」更著名的是十二月十三日杜魯門對華政策的聲明：「美國已在籌助並將繼續幫助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光復地區中實行日軍之解除武裝及遣送回國，美國海軍陸戰隊即為此目的駐紮華北。」更加權威的聲明是十二月二十七日莫斯科美蘇英三外長的協議，在該協議中貝納斯代表美國政府以最鄭重的方式聲稱：「一俟日軍撤退完畢，美軍即撤離中國。」今年一月十三日，美駐華陸戰隊司令路基中將又在天津稱：「美軍為完成撤退日軍的任務，所有美陸戰隊可於三月三日前撤離。」今年五月八日，路基在歐戰勝利紀念日聲明中又列明美軍任務是「協助繳械、遣歸日本軍隊。」六月二十五日，美國務院在回答毛澤東同志六月二十二日的聲明時更明白地說：「在華美軍之任務係應中國政府之請求，用以遣送在華日軍者，美軍在華之唯一目的即在於此。」七月二十三日，美國務院在回答七月二十二日宋慶齡先生的聲明時又重申美軍駐華任務是「協助中國完成其領土上日軍之撤退」。但是所有這些總統的、外長的、陸長的、海長的、總司令的、上將的、中將的、成千成百的莊嚴聲明竟是如此地一文不值，一個柯克的橫生枝節的聲明，就把它們拋在茅廁裡了，我們不能不奇怪，世界上怎麼會有如此不顧信譽不要國家的政府。

其次我們更驚異於柯克之流所謂美軍駐華可以「促進中國和平」的謊話如何說得出口，人們有充分理由去懷疑這裡的「促進和平」四字，恐怕是新聞記者把「促進戰爭」四字記錯了的吧？全世界的任何地方任何時候，誰會有過這樣的事情，軍隊、飛機、坦克、大砲開進另一個本來是和平的主權國家去幫助一部份人殘殺另一部人的「促進和平」呢？當去年九月底美國軍隊還沒有在華北登陸以前，那裡沒有內戰，只有國內和平，但當美軍一登陸以後，那裡的國內和平就馬上被破壞了，因為美軍立

即率領蔣偽軍佔領了已爲八路軍解放的秦皇島、北戴河、桲羅台、山海关要地，並立即派進海軍飛機對解放區軍民低空示威，一直到爲國民黨助戰。十二月美軍又砲轟冀東解放區屬灤縣的和平鄉村，今年七月更襲擊遼寧和佔領我冀東解放區的安平鎮，所有這些，就是在韓美軍在中國直接建立起來的一「和平」，而當駐華美軍前後已把十五個蔣介石軍先後運到華北和東北（其中除三個軍是空運外，餘均爲美國在華海軍一手包辦）的內戰前線，以後這裡的和平就完全被破壞，內戰的規模日益展開，日益殘酷，直到今天柯克之流幾乎已把國民黨的後備兵力全部消耗了的時候，內戰也就成爲全面的，也就是說，全中國的和平都被美國帝國主義者所強加於中國人民身上的內戰所完全破壞了。

柯克之流所謂「幫助中國建立海軍」更是帶有極端的欺騙性和危險性的。現在美國「送」給蔣介石的少數海軍難道算是中國的嗎？它們除了執行與美國駐華海軍的同樣殘殺中國人民的任務以外能做什麼呢？至多不過在華北海面上做做海盜，打打民船，或像鑼鼓喧天地鬧了幾個月的所謂八艘「林邊艦隊」一樣，滿載私貨而歸吧！且再從中國帶來的國防建設說，在不懷好意的全世界第一個海軍強國支配之下來帮助今天像蔣介石這樣一個賣國媚外的政權「建立海軍」，也是完全違反中國的國家利益，而僅僅適合於美國帝國主義的擴張慾望的。明白的說，能够從海上來侵略中國的，在日本法西斯已經投降以後，除了美國帝國主義還有誰呢？只要美國不來侵略中國，建設海軍決不是今天中國的當務之急，但是美國帝國主義者難道是要「帮助」中國建立海軍來抵抗它自己對中國的侵略嗎？當然不是，他們的唯一的目的只在把中國沿海建成美國的戰略基地，和機關堡壘，以便在美國好戰份子們所準備的另一次大的罪惡戰爭中把中國作爲戰場和屯兵場所，並进而率領着它的兒皇帝把中國人民拖入他們所決不願去的血腥大海中，這樣的基地已經在青島建成了，那裡終日機聲轟轟，砲聲隆隆，附近若干區域已劃爲禁地，禁止中國老百姓前往，國民黨官員們也只有在旁鼓掌的份兒。

我們願意提出一個全世界人士都很熟悉的是伊索寓言上「狼和小羊」的故事：一隻狼想要吃一隻小羊，而且要吃得很有理由，就先說小羊吃了他的草，因此小羊應當讓他吃掉，小羊回答說：我們生

地不久，還沒有吃過草哩！狼又說：小羊喝了他的水，小羊說：直到現在我還是僅僅以母親的奶汁過活。這裏有喝過牛乳的嗎？我說：那麼你把我的水怎麼不不讓給我喝呢？小羊又說：我連牛乳的關係如何都不知道，我怎麼能知道呢？我說：你那一句話在牢城遠處說出來管你多麼有錯？我的全盤總不能不吃呀！

上場在的精光之流正要大聲怒喝，吳先生的音律還未達完哩，我不能不喊在前面說：然後你停你的和平，我來審理哩！我不能不知道在牢城裏本來就是為說豪華這沒有確立起來哩！我不能不知道在中國呀！

十一月二十三日忽然最後審四十二我得半聲聽不能不聽」的。可是我們願意警告這些盜賊要遵守海軍制憲的規範，他們儘管去在鐵鏈上繫牢頭繩索中所規定的那樣不是也決不會做小差改大如果你們上了船把他們抓來

做為獎賞時候此無謂地看守着這樣在牢城裏真難堪，請聽聽你們的斷罪，打斷你們的想入非非來搜捕他們總歸爲止一人逃二人；五月二十二日審錄一交給美國總領事處，准許他回國。

監禁押解小刀槍械（槍支彈藥）十一月廿一日來日首小工六百人，八人一組，每組十六日訓練一次，由各空砲營督辦小刀槍械（槍支彈藥）十一月廿六日訓練一次，由各空砲營督辦小刀槍械（槍支彈藥）。

駐華美工暴行錄

（原載於《聯合報》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六日社論）

簡 生 民

由於蔣介石的賣國媚外，美軍駐華、英軍駐天津、北平、南京、廣州等國民黨統治區，橫行無忌，肆意殺害人民，劫掠財物，姦淫婦女，武裝走私，吉普車和美製火器，人所耳聞，不可勝數。以上兩方面，根據不完全的統計，自去年九月到今年七月的十個月內，這種暴行，凶惡至極，在暴行下死傷的人民達一千五百人，被欺詐、槍剝奪侮辱、姦淫而遭殃者，不計其數。據某人

事，僅據國民黨官方發表的一個材料，它告訴我們，在去年九月十二日起，至本年一月二十日止，一百二十六天中，上海一地就發生了吉普殺人事件四百九十五起之多，平均每天就有四件傷案（輕傷）、（包括重傷和將成殘廢）我同胞二百三十六人內被打死十八人，平均每天死傷二八人（重傷傷亡還不祇此數），（見一月十二日前線日報）。另據六個報紙所載吉普傷案的不完全統計，自去年十二月八日起，至本年七月二十八日止的七十八件吉普傷案中，即有一百十五人受傷，內三十個人傷重死亡，以上兩個

統計，合計美軍吉普車在滬撞死我同胞即達三百八十八人。如以官方統計，平均每日死傷兩百人計，十七個月即有六百餘人爲吉普所殺。

（二）傷案中最大一次爲「亞爾培路血案」，據合衆社報：去年十二月八夜八時，有美軍用三噸半巨堅卡車一輛，沿亞爾培路狂馳，當即撞毀私人汽車一輛，死一人，重傷三人（內二人送醫院後斃命），該車又撞毀三輪車一輛，撞死事夫一人，乘客重傷，而該車仍不停止，馳向巨復路路口，又傷兩路人，車數輛，並撞死一人，且撞倒樹木數株，電線絞掉一根，該車共撞死四人，重傷三人，輕傷一人。他如四月七日十五歲少女紅蒂芳被疾駕之吉普一輛撞倒，腦漿迸裂，胸腿血流如注，同日一五十九歲老婦被吉普從背後撞倒，頭部裂開，慘不忍睹（正言報）。我國著名戲作家夏衍及詩人史實權也被美軍因吉普車撞傷，夏右臂及右腿受傷，受傷甚重（三月十六日辛報）。從本年一月以來，傷案並未減少，據上海辛報報：「因吉普傷案已成『司空見慣』之事，故報人將其編入簡訊欄，甚至不用，但讀閱各報仍見有不少傷案發出。」

停泊在黃浦江中的美艦，也像陸上的一樣，經常撞沉小船。據六月二十六日聯合晚報統計，每天總有兩個小工傷亡，就是說十一個月來已有小工六百六十人了。如二月十六日駁船一隻，爲美軍陸續撞沉，死一人，傷二人；五月二十二日帆船一隻爲美運輸艦撞沉，水手翁阿品撞斃。

（三）美海軍在滬無端毆打或殘殺我同胞的事例，每天發生，據二月二十二日萬國報：「美軍在滬艦船於美軍在滬發生之傷害、毀壞、損壞之數目中附：去年十月傷害犯案六起，十一月傷害十一起，十二月份二十一一起，亦即十月份中平均五天一起，十一月份就增爲二起，一月至二月傷害更激增至二天犯案一起。另據六個月統計的不完全統計，自去春十二月至今年七月三十日止，公報不列于十一起美軍傷害案中，受傷的人數達四十四人，內傷傷十七人，若以官方統計，「壬子尾氣彈藥案」爲本均數，即每十天犯傷害案一起死傷一人計算，十個月來，傷害在滬至少已無故傷害中國人數三百零八人以上。在這些傷害案中，充分表現美軍的殘暴。例如七月八日美兵一名乘三輪車經底福路，見有路人就在車中刺殺行人，遂即跳下車，將行人刺死，又如八月一日，美軍在滬傷害案一百零二起，

槍射擊。七月三十一日下午，美兵一人僱洋車車夫，因不懂美國話，拉車稍加迴避，美兵即大怒，將車夫五推三摃。三月三十日，美水兵兩名乘三輪車不給車資，車夫向其索取，該兩兵即集合水兵一眾，將車夫呂寶銀打得頭破血流，肋骨折斷。又如一月二十二日，上海兩萬矢柴工人遊行請願，被南京路上，一羣美兵竟在廣場上用酒瓶猛擲工人，擊傷工人五名，內兩人重傷。一月十二日，刺美水兵三人，在蘇州弄口由水埠警衛常州中學學生四人。

此外搶劫財物與強姦婦女，在美軍中亦不斷發生。據官方統計，昨歲美軍搶劫事件，欺詐華人的事件，在去年十月至今年一月廿四的一百天中共發生三十一起，幾乎平均每三日一起。一月十二日，竟有美軍十餘人，在上海最熱鬧的南京路大新公司附近，結夥搶去行人的大夾手鍊等物。三月十四日，據《社會中文編輯王家驥在漢口路附近被美兵四五人劫去數千元。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南京路外灘一帶美軍四人，乘吉普車公然搶劫小販煙香燭。三月二十二日，美海軍三人竟在廣場上以梅利酒館飯館不付酒資，並毆傷侍者。

美軍侮辱良家婦女事件亦不斷發生。據四月十日上海日報載，某校兩個女學生走過美國軍人俱樂部所在地的斜橋，有二個美國水兵從三輪車上跳下，「老實」的小鷗般地抓住一個嬌小的女學生，跳回車上，兩個水兵狂摶着她。六月二十八日，重慶美兵四名，竟公然切入大廈旅社女浴室，對正在沐浴的婦女百般侮辱，復糾集美兵二十餘人將該旅社大肆搗毀。又據正言報載，三月十五日夜，新昌路郵局之女由外歸家，竟被四美兵「暎」入，强行姦淫。總之上面列舉美軍的種種暴行，舉凡美軍足跡所至，如青島、北平、漢口、廣州等地均層出不窮，甚至連美駐華海軍最高統帥柯克上將三月下旬，在酒會上也不得不承認「駐華美軍確有『暴行罪』」了。（三月廿二日美新聞處電）。對於美軍這些暴行，蔣介石政府從未提出任何抗議，相反的，國民黨譏諷，和平日報，並於三月三十日刊載美海軍巡邏司令侯斯的談話，認為美軍「不法行為實不為多」，國民黨當局將「全上海最漂亮的建築物全部供給美軍應用」（四月才亂自上海封禁酒令），對於美軍醉酒姦淫婦女等暴行還說是「以醉酒婦人

處若煙雲的「黑雲密布」四月毛唐牛七指地主。

（黑雲密布）是說美國軍隊在華北地區擴張，凡被佔領人

紅毛魔盜的血債

（黑雲密布）是說美國軍隊在華北地區擴張，凡被佔領人

一行經談處的美軍抓起，猛力擲入河中，活活淹死。當時暫居一側中國人入水搶救，美兵竟在岸上袖手旁觀，悠然自得。這種滅絕人性的暴行，較之日寇已有過之而無不及了！

這些野蠻的美軍，平時乘車不給足夠的車資，購物不給足夠的代價，踢車夫至半死，打小販至流血。有時他們還任意逮捕中外人士，如八月八日天津美陸戰隊憲兵在各咖啡館裏一次捕去十至二十人之俄人及意大利人。

昨日，在上海、南京、美軍無端打壓或毆傷我同胞的事件，也接連不斷的發生。據統來說：有人力車夫戲志誠，九点钟左右由日拉一個西班牙人，將他糾至漢口路華聯公司，不但不付車資，還強令該舞廳門前等候。移時，與某一美國水兵出，威脅前索錢，大意說：英加兵雖以老翁，活潑打死。（酒場百餘晚報）

宋慶齡軍機中國人的生命根本不顧，而圖利。七日黃昏，一輛紅毛兵開到，成爲中國人所圍困，突將正在並行的一部人力車的後面猛的一拉，人力車翻倒，倒中，坐客也跌了出來，鐵鏈打中了頭部，鮮血直淌，而這兩個紅毛兵，却揚眉露齒的縱情狂笑。這樣的幹事，我們能忍耐嗎？
（正午飛速增加着的美軍吉普車殺人事件，上海醫政局過去的急症病床數，昨翻印在上海有五六個，而在九個月中，上海
人死傷在美軍手下，恐怕至少有三百五十人，平均每天有五人為多。）
美軍空襲後，照例是「完了事」，國民黨政府，全聞不問。例如八月十四日拂曉，一美軍
轟炸機飛來，轟入海寧分段，撞死站在人行道上的兩位六歲小孩。該車兒，即刻跳進車逃走，和當時有一青年見美軍不顧人道，即踏上該車質其行爲，不料美軍不但不悔止，反而叫了一個青年，一舉從飛快的汽車上掉下來。（渙文匯報）

兩個月中上海美軍傷辱甚或強姦中國婦女的罪行，也是層出不窮。例如九月十二日虹口大連路福臨邊二號常熟少婦陳招弟，因天然露宿街頭，被二醉酒美兵喚醒强行非禮。陳氏力拒，美兵即以皮鞋猛踢亂踏，陳被打得遍身鱗傷，並被踢落門牙四顆，血流滿面，恐有性命之虞。（《灑文匯報》）

在南京路上這個所謂首都所在地，紅毛兵們照樣橫行無忌。九月一日在中山北路，某機關公務員張某的妻妹二人晚間歸來，爲駕吉普車的兩個美兵跟蹤追上，其妹經掙扎得脫，其妻被拉至一草地，強行暴淫，竟達一小時之久，衣褲盡被撕破，乳胸重傷。當時曾有把江門憲兵隊長張紹卿在旁目擊，竟不加干涉。但他還算有良心的，於事畢後派妻回家。

自北平天津青島及北寧路沿線的美軍，胥日公然在大街上擁抱行路婦女，亂摸亂吻，或則用伸砲、紙團、酒瓶……向婦女投擲，然後縱情狂笑。

「美軍殘害中國婦女，每個裏都有美國心的侵略者感到無比的憤慨，但是胥日『明禮義』『知廉恥』中的國民黨當局爲了討好他們的洋主子，竟然違專門爲他們物色了八百個中國婦女，放在重慶近郊的『安樂鄉』，讓美軍去『使用』。細心的國民黨老爺們還把這些女人按年齡姿色分成等級，分給美軍長官和士兵。」

美軍暴行層出不窮，奸奸民謠稱東方民族「遭一大批流氓土匪無賴漢，爲非作歹，胡作亂，燒殺

（已經變成習慣了！）蘇魯兩省上地變成美國的殖民地，活在蔣管區的老百姓，隨時都在受到侮辱和損害。今天各地猛烈的聲援「美軍退出中國」運動，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動的。

一九四六年十月

吳萬方

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二日廣：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二日廣：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二日廣：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二日廣：

最近美軍暴行

由於美軍在華肆無忌憚，行兇殺人，舉凡出不軌，無所不為。一般報紙，以之司空見慣，不當作新聞報載，僅列在消息簡訊中。但是這種美國政府及下命令嚴禁發表美軍暴行的消息。這樣從蔣佔區報紙透露一些美軍暴行消息，比較困難的，特此擇要封題，我們僅列舉了這些材料，作為美軍暴行的拾零。

北平訊：平津美軍暴行日益加劇。九月一日，美軍逞兇殺人案竟達四件。是日平美憲兵搶傷學生，槍明，十四日平美軍擊斃農民任發旺。同日，美軍車撞死農民何萬餘。廿二日，天津市美兵又將一十歲之幼童胡小妹拋入河中溺斃。關於美軍暴行，據報也不完全材料也達九件之多。北平方面，計十三日美吉普車撞死金城汽車公司汽車一輛。十六日，美軍大牛車出歐納文德智駛，撞死三輪車夫高曉榮，乘車老婦也受重傷。十九日，軍調部美方大卡車撞死行人張寶貴。天津方面，四日，美六二八六二號汽車，撞倒自行車行人楊夢春。廿一日，美一三號吉普車撞死行人楊善連。同日，美卡車為二六九八號撞傷行人周全芳。事後並加誤解，將軍逃走。二十二日，美吉普車撞倒一三輪車，乘客任連廷及車夫頭破血流，受傷極重。二十六日，美卡車九號撞倒行人阮奎林。此外，美軍任意調戲婦女，和藉口搜查單用品搶劫商販紙烟衣服等者，則不勝枚舉。二十六日晚，竟有美軍一人闖入，界人士的種種損傷，僅天津公報於上月間收到報者，即達五件。

九月二十六日，天津市哈密路交通口，美軍汽車一八九五九二一號將軍范金漢撞

死

生

死

生

人從事槍殺之性行爲，路上上轟干涉，竟遭殺戮。同日，有美水兵屢乘三輪車，自靜安寺直至醜氏院

前，夜歸後，竟不給車錢，車夫黃金植上前索討，反被巡邏美憲兵拖入夜總會內痛打一頓。同日，

又有美軍士兵毛茲及另一美水手，獨騎十輪大卡，至靜安寺路某旅社內找女人，將旅社門前大鐵鍊

門撞壞。該二美兵見已毀壞，乃不顧一切加速度走，又將停在弄口之三輪車撞倒。

十月五日，上海美兵兩人於五方路開槍三響，威嚇三輪車夫照光裕。十月六日，美兵十三人闖入

長陽路四十三號，少年婦人家，該少婦奮鬥逃避，逃入閔行申培中學校內，三美兵尾隨追趕，將學校

屏風打爛，該校教師出面勸解，誤遇美兵。

十一月一日，北平訊：平津各界紛起抗議美軍槍殺王振華律師，並向國民黨當局責難。同日，美軍

中央社十七日公然宣稱「王律師係自己由車撞入半身而死」，美軍「不無責難」。

十一月十二日下午，天津美海軍陸戰隊汽車，在馬場大街旁拾取木片之時，突為八個中國

青年，復有美海軍驅駛之汽車，在駐地附近將津市海軍後方勤務部隊之汽車駕駛員撞倒，汽車

倒地，身而過，頭部被軋碎而死。在北平，美海軍陸戰隊未乾，十二日晚，有美軍大卡車六四〇磅，行至豐臺新村東口外，為飛馳而來之美吉普車撞倒，將王之左腳骨壓斷。青島美軍吉普車一輛，於三

日行經東州路雞民收容所門前，故意拋擲爆炸管三支，急馳而去，旋為路旁十齡兒童拾起，即行燃

炸，將胸腹炸裂斃命。

據外國通訊社十月十二日電：國民黨政府命令各地報紙、通訊社，禁止發表美軍暴行的消息。國民黨宣傳部長告各報發言人稱：「蔣委員長需要美國」。